

隰山縣志卷之八

外紀志

懸者記也一物一事之弗備不可以言志版圖指
諸掌矣規畫瞭于目矣司教司養者儼然南面塞
尚德片才胥登于朝特行幽芳不沒于野以是言
心志云倘突然紀常不紀異天肯弗備紀治不紀
亂八事弗備紀行不紀文儒業弗備故終之以外

紀

災異

國有凶荒君爲之不舉書之懷襄也詩之雲漢也
春秋之螟螣也學士家讀之尚如殷憂在抱焉矧
朝廷以提封數百里付一人而可不懼天災恤民隱
乎志之且詳志之將令懼之恤之也若止具一己
之氛祲于簡冊此與聽故老談故實者何異哉
明正德三年大旱饑流亡載道

嘉靖乙卯飛蝗蔽天禾黍盡食民大亂

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夜地震床室俱動
城隍

婚定

光緒二十一年旱大饑人相食

四十四年蝗

四十五年旱蝗大饑

四十八年蝗

天祐元年大水

二年旱蝗

五年旱

六年旱

崇禎三年庚午旱

五年壬申春大水

八年乙亥秋冬不雨明年正月方種麥

九年丙子春始雪夏秋大水傷稼自八月雨至八

月五穀始貴民饑

十二年己卯蝗入城邑草廬五穀棄物俱食

十三年庚辰大旱蝗秋七月大風拔木八月雪歲
大饑五穀俱不實民饑死十之五六流亡十之
三田土自茲荒

十四年辛巳春大饑夏大疫二麥收穫無主

十七年癸未春二月大風霾晝晦秋七月雨雪大
如卵

國朝

順治元年元旦大雷雪

三年丙戌夏秋大水明年秋大水

五年戊子夏不雨秋大水傷禾

六年己丑夏五月淮水溢壞民廬舍田禾

七年庚寅夏五月雨雹傷麥

八年辛卯秋旱傷菽穀

九年壬辰秋旱明年三月始雨米價翔貴奉

恩旨減田租十之三

十年癸巳春正月十五日震地震有聲如雷

旱復大水傷禾

二十一年甲午冬十月地震

二十二年乙未夏四月大水傷麥秋旱傷禾

二十四年丁酉春旱

二十五年戊戌秋九月淫雨大水傷禾稼壞城垣廩

倉

二十六年己亥春復大水麥盡傷

景山册式

卷之八

災異續

順治十八年秋大旱

康熙六年秋飛蝗蔽天綿亘數里食禾俱盡

七年夏大水壞城垣漂民室廬麥禾城南門外
大通橋自鳴居民有房舍在其上者官令隳之
五月地大震

九年秋大旱

十年夏秋俱大旱傷禾稼

十二年夏大旱

十三年秋大旱知縣張駿烈以旱狀申各

臺蒙

大中丞佟公具疏奉

旨免田租十之三

十四年春蒙佟公及各憲臺率屬捐俸

郡伯熊公躬臨賑濟勒碑南門外

十八年夏秋俱旱米斗銀五錢民飢死奉

恩旨減田租十之二

二十七年蝗

二十八年旱

二十九年旱牛瘟大作倒斃殆盡

三十年蝗蒙

恩旨軫念連年災傷蠲免三十一年全賦

春秋傳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此言雖有
凶災務脩德以勝之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矣

年來災異數見志不勝書豈天心之獨困於羅
歟抑謀之不臧備之不豫其所以感召者皆自
於人歟是在牧斯土者敬五事以回天怒豫積
儲以禦荒禳水旱之來蝗蝻之見庶幾如春秋
之災而不害者云

災異

增

康熙三十七年春霪雨兩月不見星日夏大旱八
月飛霜九月積雪五穀俱不實歲大饑民食

庚子四十四年夏入雨壞城垣濱河兩岸人
民廬舍漂沒殆盡無麥禾五十年大旱飛蝗蔽
天害麥禾民饑道殣相望奉

旨恩免次年錢糧

五十九年夏霖雨水漲陸地行舟壞民廬舍有
升樹杪避水者

乾隆三年自六月至八月不雨苗盡稿草木亦然
歲大饑奉

旨准成災分數蠲免錢糧

庚子年十一月

五十二年

庚子年

庚子年

庚子年

庚子年

庚子年

祥瑞增

康熙四十一年歲大有

五十二年禾麥俱登

雍正五年大有

六年禾大熟

七年有年

乾隆二年歲大熟

七年禾麥倍登

九年大有

十年春不雨夏四月蝗蝻遍發荃躬率邑人晝
夜撲擊且焚且瘞禱之 神明叠沛甘霖至五

月初旬大雨滂沱四野霑足蝗盡死歲大收

十三年縣署內菊英爛縵紅者一蒂並發雙花
白者一蒂三花一時稱異有詩見藝文志

民爲邦本食爲民天故災異莫苦於水旱而祥瑞

異大於豐登特於歷年豐歉尤甚者志之爲民司

牧而欲勤恤民隱惟是勤修省以弭災沴尚勤
以裕蓋藏庶豐不忘凶有備無患而民安其業矣

戡亂

余嘗讀陰符曰水火賊盜者英雄之藉也元明之季寇盜遍天下其稱戈比干勘定禍亂者莫不有功績之可紀而無救于敗亡者河潰魚溢不可塞救亂之極也亂極而生治矣

元至正十一年潁州妖人劉福通爲亂與藥城韓山童合黨縣官捕之山童就擒惟福通黨盛不可殲擒遂破潁州據朱臯攻羅山諸縣臨汝寧府及

患二州衆至十萬

至正十二年十一月沈 察罕帖木兒羅山李思

齊同舉義兵

洪武元年春大兵取河南諸郡縣

先是因本縣
未兵燹居

寬殆盡洪武二年徙江西湖廣等處居
民多無業者實之田廬聽其自占

正德七年流賊趙燧等寇城勢猖獗知縣石瓚親

矢石極力死守賊引去至簿王續宗領兵追之

發遇害會右副都御史彭澤咸宜伯仇鑑來討賊

督總兵時源叅將神周等屢敗賊再破之追擊至
國始盡擒趙燧劉三等河南賊平

嘉靖乙卯有賊名李大刀一名千斤李逸羅甚驍勇
鄉兵擒之

萬 初年山民唐鳳沈教陽據牢山以叛縣令李
道命鄉兵畢萬崇等討平之

崇禎八年乙亥流寇以正月朔五六日沿淮北而東
破潁州鳳陽等處二月十六日復西來自揚之

徐家店渡淮抵本邑之西南兩關廂併盤據小羅
山西南諸處衆十餘萬有名滿天星過天星掃地
王者殺戮焚劫甚慘邑人劉廣生縣令周運表揭
力守禦之會總兵官鄧玘領兵追至龍昇鎮頗有
斬獲然自是每歲月皆有流賊充斥不可枚紀

十年丁丑正月十四日真陽土賊盛宏如領賊四
五萬圍攻縣城五晝夜邑人劉廣生縣令周運泰

同諸生晝夜拒守至十九日始去因請兵于

王公家楨傲遊擊將軍陳永福破于白心縣
岳城宏如領餘黨遁去復南行至本邑龍巖嶺
流賊闖闕天後宏如亦爲闖闕天所殺

李上林南山定遠店人年二十餘爲奴于申陽大
姓魚肉下戶無藉者樂從之稍能自立者必脅而
降之縱橫五六十里令行禁止惟知有林縣令委
尉陳學明掩捕而林以白挺七百餘人擊走有梁
將官者在其營獲罪亡命林引爲計畫至日夜謀

爲大逆藉所收本處居民建五方旗各置小帥管
攝攻劫良砦豫楚孔道俱梗其主人翁計無復之
反言于當事用羈縻術榮以冠帶授都司劉付林
得之乃翼虎矣未幾監司劉公來申陽忿林不法
密白撫軍撫軍檄新三營兵將授公節度滅上林
而邑人都司黃彰袞素黠稱有才畧劉公并檄之
叅佐行間黃揚言于衆曰樞輔楊公嗣昌圍獻賊

于武當山因饑將就擒監司慮其悔九日開逸于

楚遂以劉公命趨上林速整旅偕新三營主將同
扼獻賊之潰而東者林素輕佻無識復餌于聿言
乃部署丁卯建旆治兵更大治具逆彰袞八營于
周黨吸而彰袞嘿教營中一棚內具數人酒食令
隊帥延其親賊入各棚相宴樂彰袞與新三營督
將共逐上林林以甲士數十輩自衛彰袞始以給而
遠之盃斝相錯懽若生平號炮怒起帳幔開力士
突出擒林等于坐上各棚官兵白刃縱橫賊無

遺類其部署之丁將皆獸駭身散影竄轉林馬
送申陽正法嗟呼南鄙之民恬泮鑿善漁獵
又淳者也一染上材惡習而紅旗之張其倫
黃旗之陳應試藍旗之廖廷忠皆跡此爲之
者也林之罪可勝誅哉

十二年己卯內臣劉元斌盧九德領禁放各
四萬勦流賊于邑之西北顧家灣及正西之
欄杆舖皆

十四年辛巳四月流賊張獻忠號八大王者自襄陽襲破閩臣楊嗣昌兵屠戮襄陽經信陽過邑之南城外徑東破光州光山商城三處本邑紳衿惶懼俱移居于信陽賊越羅山內南山暗襲破信陽凡羅人之輜重俱空矣

羅邑東偏大猾張可第及胞弟二和尚三和尚皆驍獷不治生理乘獻賊蹂躪汝南遂聚亡命侵掠肆出鋒莫可當亦自分惡極終當見討思有所附

頃之軍容使劉元斌率羽林將士萬餘人由麻城
光山逆擊獻賊過可第巢穴曰竹竿鋪駐師可第
誤以為獻賊偕兩弟具三千人錄冊籍叩軍容上
之願先登破羅山口呼軍容為八爺爺蓋獻賊綽
號也軍容察其誤即戒麾下謬為獻賊狀開壁納
可第之賊隊于中堅令坐甲俟宴勞兵既合圍軍
容伏劍厲聲曰我實非獻賊乃奉天子明詔誅獻

賊而卒得便宜未其款款賊者詳賊驚愕不知所

出皆引頸就戮囚可第三和尚磔于通衢惟二和尚
尚免脫潛匿邑南土棍家爲贅婿典史王開泰捕
獲弁伏誅茲肯也旣兵且荒斗米三千饑民從賊
者如水軍容雖有擒馘功然所遇者不甚辨晰槩
目爲賊黨縱得生者皆喪其耳鼻二官

軍士割之爲戲迄

今羅之東道元氣凋傷二十餘年莫克生聚

本年十一月十九日流賊治世王夜襲破邑城士
民之被戮者無筭士民之妻女以節死者亦無筭

其最著者見節烈傳

十五年壬午夏六月閩人林質爲督撫盧公穆賓
携家將歸過黃神山宿豪民劉鈞家黃金白銀不
可紀及鈞之婿與侄醉心駭目密呼惡少張耀宇
突入鈞室中橫取質所有分均出後而去是昔羅
幾初破縣官旅食不能致詰質言于兵憲王公王
公知質有重名急下檄羅山捕賊許縣令以之屬

黃山書局

月羅再破據城者為紫微星諸賊散居鄉間者為
老回回諸賊圖黃神山者為坐京王肥狼諸賊砦
主吳丕顯偕流寓諸生黎天民多方禦之賊張耀
宇覘丕顯之欲擒已遂結椎埋為奸者八十輩各
挈妻帑至黃山如避寇狀丕顯亦知其不利于已
也勢不能拒乃入之居無何襲殺丕顯而分其室
遂款流賊而躬往要結且欲以一些之人民財蓄
為贖天民垂涕諭之曰若輩皆好男子曷為避祖

宗棄家業而從寇賊入死地耶誠能擊流賊自効
則轉禍為福無難矣不然闔邑之士民為戮爾不
過流寇馬前卒也果信我我為爾輩通告當道保
無他虞群賊喜于從命天民偕諸生袁家柱問道
透流賊大營至申謁監司王公世琮署州守吳公
士伸曰耀字究殘已甚不可不討但持之急彼且
為流賊之前矛後勁矣曷若募之又以蠟丸告許

楊耀宇等曰能破圖將有後禍由是賊益喜遂乘間擊坐京王流賊引去王公下教曰張耀宇等數十人擊賊守砦有功該縣給劄行賞許令尹親至郭氏之水寨泐其事許令又下教曰來者皆豪傑士旅見殊覺艸艸令各止掃橋外每二三人儕偶至我前我一一識其面賊益喜至庭際伏壯士輒格殺之授首者三十二人皆元惡也久之不見一人出立橋外者訝曰受賞者去不復反乃賺我耳

隔水火呼先入者之姓名不應乃揚旗持兵奔走
且裨望曰我有擊寇守砦功今見殺何也許侯應
之曰殺吳氏一家而復委身流寇能免大辟哉賊
黨胤竄黃山之不爲雞籠者王公之指授也許令
之瞻碧與二三健兒之勇武又曷可氓也

壬午七月十三日流賊紫微星爭世王再襲破三
城縣令許登龍寄居民砦而郡城亦爲闖賊李

十六年癸未閩賊偽官張丹廷至邑令許登龍
行亂民相與奉贖官居于城越數月汝寧守將劉
鴻起領兵南巡賊官始遁去然鴻起之兵恬啖
過羅之龍昇鎮破丁鶴子寨小丁家寨除老瘠
剗食殆盡蒸小兒葺艸爲苞苴裹之以代糗構儒
士沈益甫亦在京雒中其慘酷尤

是歲秋冬之交五旗賊自相猜忌皂旗投寧南侯
左良玉玉以裨將滿盡忠率三千人來忠破縣東

之徐家寨焚殺甚酷其諸寨之完守者盡忠亦不能克乃班師歸武昌又將有事于南道諸良砦邑人汪雲龍劉夢淑急起良砦丁壯萬餘人負糧枕戈阻忠于桂家店之河干且作書詰責盡忠無狀盡忠懼間道遜去

白旗賊首吳守臣西山曾家店人乘亂草竊後受巡道招安給千總劉燕京失守闕賊僞軍門鄧璉

名千軍律明易從信易吳與韓東西結好青山

石民伍洛書為良砦首先與守臣抗及朝陽與守
臣合勢不能支乃偽降于守臣十七年十月邀守
臣與諸賊首領十有九人共飲于青山店一夜盡
誅之白旗遂解

皂旗賊首萬朝勳為署篆郝公所殺事載忠烈傳
紅旗賊首張其倫南山人也紅旗較諸賊更著楚
境胥震恐功貢生汪雲龍對壘相距十餘年先是
倫受闖逆都尉偽職覓傀備冠帶以山賊克官後

倫奉也賊在馬路想說歸來

心裏想定空變人馬年亦不

心裏想定空變人馬年亦不

心裏想定空變人馬年亦不

心裏想定空變人馬年亦不

心裏想定空變人馬年亦不

心裏想定空變人馬年亦不

夢中二將身力屠殺半刃于軍中聞用去者皆謂
體疏足倫奪他賊散馬狼狽脫歸收餘賊保羅籠
砦郝韓尾至羅令薛耳亦請于撫軍撫軍檄監司
謝永福參將朱國強協討楚豫兩軍攻圍將一月
始克囚倫械送祀縣正法餘黨悉平

藍旗賊首廖近忠周黨店人也與其倫同起邑令
薛耳請兵于撫院吳公景道命參將朱國強監軍
耶丞高公翼辰誅之其黨悉平

竊記有明大運將傾盜賊遍寰宇惟羅之五旗尤
盛宦游人遂以羅為畏士卒已秋汝陽邑佐吳公
仕仲來攝下車即令于衆曰吾欲為朝廷固疆圉
保生靈何有乎薄書哉乃解駟增城隍羊馬墻千
堵殊巖固簡閱器械恒若敵至聞警乘城奠士民
徒卒共艱苦又請道劄遣使招五旗集魁曰亟來
我在此是汝更生嘗也稍趨趨則撲滅矣集魁

之則書目斤且頁斗其下發音四竟古然上

于上欲留公令羅而烈大司寇亦遺書高撫軍之
疏公即真會新令至公謝事歸汝未踰月而羅城
告陷矣天耶人耶

迨大清革命後旗孽之蠢動無昔雖朝廷命將出
師數經大創然鶴形雉尾終未格心及觀察使陳
公聯璧泣汝南示以慈腸寬其法網多方招掠安
輯之令群兇絕不萌反側念匪直賣刀劍已也公
解任迄今十有餘年各旗受撫者念公猶潛然泣

下則士民之誦袞袞恤其棠者又可知已嗟乎構
亂者愚民也戢亂者天心也戡亂者武臣法吏也
二公在兩朝未嘗戡亂而實能弭亂俾四民離塗
炭樂畊桑公之明德誠遠也

文章一道光焰萬丈驚風雨泣鬼神亘古不可磨滅也羅雖小邑上自帝王以及名公巨卿布衣之士轍跡所經宦遊茲土莫不睹景興歌遇事作紀今恨不能盡傳矣然彪炳在人耳目者收之簡冊以見一斑爲其後於躬行也故稱藝焉

碑文

兼採古文有關本邑者

補龍山文

并引

宋蘓

軾

眉山入學士謚文忠

子重九客有言桓温龍山之會風吹孟嘉帽落温
遣孫盛嘲之嘉作解嘲之辭超卓四座嘆服恨今世
不見此文予乃戲爲補之曰征西天府重九令節駕
言龍山燕凱羣哲壺歌雅奏緩帶輕帽胡爲中觴一
笑粲發梗楠競秀榆柳獨脫驥驟交駑駘蹇先蹶楚
狂醉匍匐帽莫覺戎服囚首枯顛茁髮維明將軍度
量闕遠容此下士顛倒冠襪宰夫揚觶兕觥舉發論

飲自氣以有此爵

右嘲

吾聞君子陷常履素晦明風

兩不改其度平生丘壑散髮箕踞墜車天全顛沛何
思腰適忘帶足適忘履不知有我帽復奚數流水莫
繫浮雲暫寓飄然隨風泚去泚取我冠明月被服寶
璐不纓而結不簪而附歎詩寧擇請歌相鼠罰此陋
人俾出童叟右解

重修儒學碑

明卞

祥

會稽人
見官師

羅山學宮創始邑志無載元祐間重建於縣尹孫恭
國初知縣聞珪再起其廢其後有司漫不如意日就

頽敗正統甲子僉事柳陽曹公連偕叅政四明宋公
瑛至浼然以興起斯文為己任爰命一大新之昔邑
宰闕右劉君恒率慕華亭王君昇銳志祇承由是事
功翕然就緒而凡上官與四方遊觀之士莫不嘖嘖
彌嘆以為自大江以北未有且當 聖天子寵飛之
初闈科取士而是邑聯中三人曰羅網者翹然冠中
州多士俊秀子弟鼓笥鐘室者又數倍於昔僉謂不

可取石以已其末以已其末

殿因其舊而修之明倫堂撤其舊而新之皆五楹出
於堂殿之南者櫺星門戟門抱舍皆堆疊升拱而繪
以五色馬來輔於堂殿之東西者兩廡兩齋號房皆
覆以瓦甃而紛藻稱焉神厨饌堂教諭訓導公廨縱
橫參錯亦皆肅就於戲朝廷設置學校固所以崇祀
賢聖實所以養育俊髦今學宮壯麗科名高顯已為
中州之冠然聖賢之學於內而不於外於實而不於
名使繼今而後凡於此乎翱翔者反而求之內約而

歸之實心聖賢之心事聖賢之事上以股肱元首下
以康阜民物及其遇難也則臣子大義死生大節又
能執之堅如金石則赫赫玼玼人將指之曰羅山其
人物之淵藪也真中州之冠亦天下之冠也斯為至
矣若庸庸瑣瑣徒以利達驕人則人將指而譏罵曰
何物老嫗生寧馨兒若然反為羅山之玷非諸公與
舉學校之意也抑豈國家作人之盛心哉二三子其

國家設學校置博士弟子員教之詩書六藝使知古
今聖賢之道凡以叙天典正民彝而成治化君子謂
之衆人忽焉教道明而後典彝叙正則學校所關非
渺淺也鄙爲汝下屬邑廟學之建廢不知其幾爰自
嘉靖甲寅直指霍公冀更新之壯麗軒豁值置合度
大槩皆出之直指公之所區畫實非他邑可擬倫距
今又三百三十有甲子矣風雨漂搖鷓鼠六頰敝

日甚不足以竭虔妥靈往宰牧者雖間議修繕然因
陋就簡粉飾一昔而類補陋其后首善之地若此亦
安所施教熈以襄治化哉戊申五月別駕西蜀范公
自法上來攝篆謁自廟學瞻顧咨嗟曰世之學孔氏
者必斥佛老爲異端今郡國一孔廟耳梵宇琳宮蒸
布天下而夫子之廟將就傾圯者何以格神爲師者
何以施教而隸子者何由興學有司之務誠繁已公

民詹繼文尚嘗以修學自在公聞而不之謂曰以羅
民敦龐好儉慷慨尚義之風闕焉而罔聞者非不肖
也其勢使然也然亦豈無大姓而卒莫能振起焉者
非怯嗇也其俗使然也故有志于善斯善之矣爾其
勉旃由是盛其舉以示勸扁其門以示果優之禮貌
以鼓其銳繼文瞿然若不能終日待鳩工度材不日
而集棟梁榱桷之撓蠹者易之簷牙瓦甃之頽侈者
整之丹漆黝堊金碧之漫漶者澤之滄之凡疾風苦

雨之門穿漏游塵飛埃之所垢蒙者一切補葺而糞
除之廟自禮殿以至門廡學自講堂以至齋舍靡不
疏潔寬好而應奎有樓高敞宏麗比仲秋釋奠而神
稷法庭肅乎見百官宗廟美富也宵子聞金聲玉振
之遺音也更始于六月壬午以七月庚子工訖不亟
不徐規制聿新炤輝崔巍加于疇昔薦紳縫掖宵會
稱慶僉謂斯文盛事宜有記述以昭垂于后嘉謨觀

嘉善縣志卷之八

子肖者是宜智力得乎哉夫學自霍公增創之後
林至今道其姓字猶有考氣霍公行誼風裁累官九
列公之誠信斂帛上下感孚直足以續霍公而序其
績然則公非其流亞也公以西蜀雋才與太府黃公
二府宋公三府張公四府魏公皆極一省之選協鑿
一郡誠無難于茲義舉公不勞于民狹甸之間克建
偉績如此于茲者尚希鴻士之遠猷以達大賢之期
經正化民繩繩繼起葦爲國公真無負公興學之盛

意可也倘堂序之上經操翰之徒庭階之下爲茂炳
荒烟則師儒爲素餐而學徒爲電靡矣豈公之望于
師弟子哉公諱月第字光漢四川安岳人其攝篆羅
清而不激嚴而不苛崇信厚薄鈎距論者以爲得居
上之體嘉謨不揣猥劣一言以識歲月而宣力
者且列于碑陰云

嘉泰壬戌予于庠試罷謁張羅山見吾閩昂上人其
年住散陂予首訪焉與邑中三二友聯○○○○
平疇參差修陴溶漓其中有岡陬牙橫梧狀似伏虎
上至寺側箕踵漫衍古木朽枝與塔爲朋形勢龍嵒
崔嵬隱隱有佳氣及觀招提四壁立累傳莫克負荷
堂宇傾欹茅瓦相低昂予謂散陂曰有○○○何以
使人刮目間五年重來氣象已大異矣塔之南有藏

寶藏有經藏之南有鐘藏鐘有樓輪一轉而心性明
杵一送而聾瞶開懷惡者羞赧持善者怡懌予亦欣
然徘徊經夕皆有居士從衆中出揖予言曰羅山自
靖康兵革後四方雜聚朝營暮逐苟偷不暇何能傾
囊倒廩如閩浙間薦賄不倦者況經藏鐘樓糜金錢
不貲寺無東臯半畝入乃能悉方圓就華陳珍襪種
種炫耀意者任持遜詞苦躬朴愿忠誠善遇來者使

如是也耶又國朝去夏以寇亂城被復其冬前歲
于五關不果進虜俄犯信陽峰房蟻穴悉遭掠劫獨
羅山人民無恙而茲寺鐘鳴藏動制禮作樂如平昔
不少衰先生通達古今謂何道臻茲子答曰茲事至
易曉奚待予言方虜之逼城下也使勤王者抱平原
節則城不陷民不散前之交鋒失援莫有後之應援
寡謀隨劔微邵使君松栢挺操曷使羅山有泰山之
安帥義勇二千餘僅及李陵之半却胡虜四百騎已

邁張巡之功光黃數郡倚若辱齒喉舌之爲繫公之
功今聖天子○○○五秩○叅軍事剪姦獎善信陽
駿駿復業而羅山砥柱卵翼下寒食清明如昨駢闐
雜遝其合掌信眉于此寺○○○無自若晨昏飯命
惟謹卽得如來憑五行軾開八正門推三十七品○
○○○○○翹微乎微各得生育矧被禮服
義膽天戴○○詎不熙熙愉愉如祖宗承平昔哉居

舊日主縣城南三舍許大乘山下有池曰黑龍元海
公和尚坐山向池創爲彌陀禪寺以兵燹所遺者故
址耳入國朝逮正統丁未縣白勝寺僧覺志有志茲
山力起其廢行悟性空二僧者至罄其衣鉢殫乃心
勞于是供佛之殿入定之房旁兩廡前三門公庖私
寢內外一新規制崇廣金碧焜燿視昔加美始于丁
巳正月成于戊午五月茲山也群峯環抱百列三園

有顧峰如字然一溪清瑩澄澈自西南來縈紆可二
十里去寺又一里乃階而爲龍池池中水黑色若有
蜿蜒之神物蟠結其中焉天旱邑大夫爲民禱雨不
應必求名禪師以鐵牌書丹符祝而觸之池內俄而
驚瀾洶洶雷雨驟至寺之創建以此靈異云

此碑舊志不載余讀書寺中從荒棘間得土磨石
之頗有缺字撮其畧于此

丁卯

山勢高聳登者若天然。沙北有石磴，稱南有向
馬洞。東有彌山，中有聖井。自元祐二年開創，嘉定年
白雲長老建立。至正八年，陳大用住持。洪武三年，封
爲金碧峰禪師。隨駕北京，門徒智倉封上師。其徒會
滿，續青恩。宣德七年，游于靈山，躬建佛殿及鐘鼓樓
臺。其徒淨秀，暨散堂。以治七年，造白石佛像三尊。
彌漢一堂。至正德二年冬落成云。

白蓮塘寺記

尚維持

邑人

白蓮塘故有寺成化中異聰所建也制隘字禰厥徒
法皆恢之規制尚隘識者以勝地爲屈云迄今亦未
有大之者嘉靖乙巳僧孫通福乃商諸徒曰吾老矣
苟之狹陋吾等讓也胥飭以度辰夜展力爲山門者
五楹明如也爲天王殿者知之肅如也爲地藏爲鐘
鼓樓若寺楹鬼如也法堂及左右齋舍咸新之寡募

茲大矣夫世之守財虜雖失一錢輒見聲色而通之
殫貲以為佛御母事暇募母漁衆利噫可以觀廉矣
今之長人者條令秋荼刑上肉吹土木一興民遂解
體而通之役其徒受工若赴捐蓄若釋無曠昔無胥
怨噫可以觀教矣吾輩自祿仕以至卿大夫囊帛篋
金祇為身計乃有鞞饗校為蔬園壞宮墻于狐鼠恬
不加意而通墨也且毀僻揮金以妥厥祖是豈孔子
之道不加于佛老而士君子之愛其師顧異端下也

哉蓋果報之說足以動世俗之愚而聖人之化嘗不
能入暴棄也噫可以觀德矣是故觀其廉則貪者勸
觀其教則頑者勸觀其德則薄惡者勸通豈直僧乎
哉殆近儒矣以記來請余余感而記之嗟呼爾寺大
矣廣矣邃矣爾師賢矣爾弟子義矣若義之不終戒
之不成遺爾師羞矣將慈峰巖嘲靈壁騰笑寺之大
亦末矣母曰余言迂

以禮天地迨乎後世奢侈糜費盤飧羅列金罍玉饌
傷財損德寧不自棄予惟質樸崇儉作劓節以六筮
三巡匝醢主賓酬酢情稠則慤反澆歸淳事實有當
庸率天真共存雅量吾道斯昌力行是望

志書告成恭賦紀事

黎天民

噫嘻君不見李侯慧業繇天授研窮三史鄙章句一
行作吏未踰昔瞻茲邑乘思鴻構舊章散佚意難繪

懸金購從封境外

舊志得自光州

按籍損益非鑿空丁卯一

編誠著蔡毅然草創者卑子

拱樞脫稿

劉君藻鑑職臧否

寶定政

改玉之際逸事多侯能博採集衆美登壇

大匠操繩墨游夏諸賢都削色琴音未輟手拮据命

余更自攄胸臆瑜必收兮瑕則摘一十萬言悉副覈

鄴編成兮燦縹緗侯曰庶幾翻典冊噫嘻挑燈掀髯

讀終夜依稀身坐優曇舍

舊日纂輯之所

修書已亥未歲

孟夏賔明奉 部銓單車赴羅涉淮抵北郊望

中絕無雉堞亦無戍樓城闔入野頽垣荒草居民烟
火僅百餘戶滿目 墟余竊訝之曰邑素以凋敝聞
遂至此耶亟詢廣文常景星尉龔襄僉云羅地瀉國
土性疎惡城雖修不能久無恙去秋霖雨半載洪水
漂沒故至此越日全步履相度而東而西而南靡益
甚余憂心如焚及視事見百務骹弛思整頓之猶如

救焚救溺而所以爲未雨綢繆之策者則最急莫如
城於是輾轉熟計議畚染則斲刀于民而羅民流亡
過半矣議材具則貳財于民而羅民稅歛已重矣議
資議捐紳士曰貧無以應且量工計費經年累千恐
難竣事嗟夫興役苦興大役愈苦何以克勩乃事而
爲 朝廷固疆圉哉不得已舉傾圮之狀繪圖上之
諸 執事求賜 題修葺以入告爲難諄諄諭余設

去其正頁齒不收輕物復展轉熟計惟自爲規畫

細考各里舊有界令仍其界令自爲經理之遺闕曠
夫役數十人掘舊甃得十之三四猶慮其不供先間
窰數廠而僱匠多陶之余躬視之次慮聖之不繼乃
亟捐貲通商廣貯之并呼助之搆白蠶百餘兩未賦
毫末于民獨是東作正興一日必役千百人使之甃
耒耜趨棘度縱百雉維新而三農絕望恐惟正之供
缺如矣非計之得也復請寬泐收之後幸上可其

議余得以悉心料理 兵憲萊陽張公諱瑤徵 郡

伯山陰金公諱鎮 司理東鹿張公諱鼎葵各捐金

佐茲大役及瓜豕物料材物材物省器用器用具矣

區書賁予賁予足矣始披誠通告諸邑人曰築城郭

固封境誠守土者責然保爾室家奠爾疆域此國家

大事百姓雖勞不可以已也爾若不協力從事得委

之令能千百其身哉因大弘禁凡逋租稅辜訟牒

德和名... 何... 居之民在二百里外亦累...

荷鋪絡繹載道日以千計即覺至不敷尤相率輸將

恐後余從未馳片字遣一役相追呼初不意刀疲

係一旦急公向化至此也其在公材物各里自爲

用遜鄉耆材幹四人分藉其所出而刀筆之胥無與

焉日引攝尉徐世華週城三匝慰以甘言不鞭人

而鼓率之隸卒亦無與焉又捐金五十具黍肉餉之厥

工先竣者受濃賞歡聲殷殷入耳畔皆值嚴冬朝曦夕

暉絕無冰雪之苦
浹旬而畢若有神助觀者莫不稱
壯會墜寇竊發各邑震動
兵憲張公提勁旅駐紮

光籌畫撫勦機宜蠢茲小醜
先後就擒郟山一帶藉

此安堵如故余益得以加意內治
遍閱四門卑隘不足壯守衛
遂乘庶民之朝氣稍恢舊制
重建樓臺堅

朴 啟爰以成事告諸
上執事嘉平朔招紳士里

老落成于南城之尖因名其樓曰思薰
童叟千人

執事德教翔洽率先捐貲化刀民而馴之鼓疲民而
奮之旦夕奏效如響隨聲余亦得藉此以適于官僕
之責也已其亦何力之與有今旣侈上之賜慕民之
勞而喜觀其盛也聊爲小言以紀始末若以爲序已
績則奚敢

六

學宮之有戟門王者之制也明肅皇己易玉而師用
妥

先聖矣而門仍以戟名者何或取左谷文事武備之義
而爲之與羅贊當兵燹後數仞宮牆蕩爲平地園莖
可鞠子衿興嗟矣歲己亥三山李侯以文武憲邦之
才來令茲土甫下車卽謁

孔廟見大成殿尚堪瞻拜戟門并東西兩角門則棟折

垣頽風雨罔蔽矣愾然曰升堂入室誰不由戶而顛
圯若此觀瞻弗肅何由興起非有司之責與當以繕
此兩廡次之而名宦祠泮水橋又次之及登雉堞見
城復于隍又流然曰渠丘恃陋春秋所譏設險守國
大易垂訓崇墉固圉非武備之一端乎卽起學廡作
存杖之尼父于今日亦必先此役也果而子來赴
工成不日金湯壯而士民安堵矣無何修邑東之撤

實以新裁屬三書而錄爲一代良書後乃曰落成

文事矣但膠序不啻本根之謂何將謀更新學宮與
諸士游息焉而適以內艱報侯方哀毀謀歸已自分
此志之難成也乃邑人士不忍失慈父母力控上

臺強侯候代自春徂秋侯萬不獲已始墨宸禩事為
朝廷供惟正政稍暇卽詣學宮徘徊嘆息曰一日官斯
土卽不可一日曠厥職吾其勉終吾初志乎乃重啓
而更新之一椽一瓦一甃一石咸取資于清俸卽行

朝

廷供惟正政稍暇卽詣學宮徘徊嘆息曰一日官斯

土卽不可一日曠厥職吾其勉終吾初志乎乃重啓

而更新之一椽一瓦一甃一石咸取資于清俸卽行

李蕭條囊空如洗弗顧也計侯之蒞任甫一載餘而
三大役備舉文事武備亦可窺見一斑矣異日若陟
相位談咲折衝若夾谷事業直恥懷而予爾維崑予
方來自天中暫署庠事敢不竭蹶董廼役竣工之日
嘗仲秋之杪而劉子其錫顏子之聞兩捷音適至且
有中副車者一爲張子諱潛使仍如前科之全額竟
一邑而雋者三矣茲庠亦大有起色矣雖侯翁以未

菁莪之章與蓼莪之章侯殆一日而三復之矣後之
繼李侯而令茲土當必有心侯之心事侯之事以畢
侯之所未畢者將庶祠宮墻煥然聿新請士之蟬聯
鵲起爲顏爲劉者又不知幾何人也嗣侯寧不與李
侯并傳不朽哉李侯諱廣明別號筠仙福建候官人

公諱鳳彩號高岡遼陽人

羅蠟邑也僻處南偏環山而土瘠五種之屬惟
秔爲宜歲豐祇等他邑稔之半蒼生不造庚戌
澇告之辛亥旱苦之壬子豐凶參半癸丑復苦
旱甲寅倍之故歲以饑告而客秋至茲食草茹
蕨流離轉徙相望於道葢茲土者竭智盡神至
寢食俱廢終莫之何 觀察徐公道經於羅盡

得其狀以聳於方伯郎公遂急請諸

開府佟公公憮然曰一夫不獲予之辜况羅吾屬也

勞來安集將安諉卽捐俸爲諸司倡郎公

徐公以及分巡胡公同之由是中州監司諸

公率屬長吏赴救恐後

開府又恐付託非人民鮮實惠乃面諭郡伯熊公

曰是役也惟爾才郡伯曰職之責也何敢以不

後謝遂車道凡一切輿臺芻秣無不備

爲約期副麥秋笈恐老弱之不逮也山邑內而
近郊由近郊而邨鎮於靈源店信宿焉於龍泉
真信宿焉於仙花店信宿焉事未竣而金已匱
郡伯不憚括囊再至以祇承

開府之命亦開府之有以風之也卒賑老穉歡呼
囑拱記其事准公之再造於羅也豈偶然哉方
引領待哺之日或曰望公如望歲或曰望公

如望慈母焉予曰是皆不足以掇之夫邑令吾
父也郡伯大父也而

開府憲長監司諸公高曾大父也夫高曾大父位尊
而勢疏父母情親而無權苟欲生全其赤子必
告之大父達之高曾大父使高曾大父未及見
雲仍之困憊而不之許父母亦無如之何矣乃
不謂高曾大父之生全此雲仍者倍有親于父
母也處得爲之勢而出以不忍不爲之心故至

此公之再造于羅也何以異是其年被災之
地閱六州羅邑之災寔稱最而我公軫念羅民
亦數倍于他邑他邑蠲租十之三或與羅同而
羅邑獨得緩徵賑恤則與他邑異向非緩徵則
民斃於催科非賑恤則民無食何以生緩徵賑
恤兼而行之故僵者起而病者甦矣枵腹無憂
而安枕無虞矣咸謂是方伯觀察所予也是郡
伯邑侯力請所致也拱垣曰然吾儕曰歲凶方

伯觀察曰由吾凶吾儕曰予饑方伯觀察曰由
吾饑情孔殷矣然而蠲租宜請則疏以請一疏
不可卽再疏以請則非

開府勢有所不能况蠲千金爲賑乎以億萬之心爲
心者方伯觀察郡伯邑侯也不第以方伯觀察
之心爲心而民寔被其澤允堪法于後世若
問歷也萬姓咸頌其功于公公終曰一夫不獲三之

古率况羅吾屬也勢來安集予何功噫嘻公惟不

不朽云

康熙十四年孟秋穀且進士畢拱垣撰

一禁銀七錢三使費
一禁改折漕米使費

一禁各項無名私派
一禁重斂私加火耗

一禁餽送四季規禮
一禁餽送多節規禮

一禁索取地方土產
一禁藉查衙蠹使費

一禁賒取貨物短價
一禁里長供應過差

一禁辦買本色幫貼
一禁驛馬草料幫貼

一禁私派驛夫工食
一禁差買里民柴草

羅口鼎云
夕云
一禁差役下鄉需索
一禁祭祀泃累行戶

昔

康熙二十八年六月穀旦知縣加一級三韓魯麟

欽哉

聖天子作人之雅化甚重且切也而於州郡縣義學之設爲獨詳蓋義學者黌序之本亦卽古小學遺意古之學者離經辨志以後卽入小學使知君臣父子長幼仁義禮智之理是義學爲世道人心家國天下所關其維繫蓋可忽乎哉先正之言曰小學之教不立害且子不孝弟不悌幼

不讓而爲父兄者殆不能安於其爲父兄然則
小學之教乃父兄所爲自安之計而亦貽安於
世世之道也矧

聖天子紹述精微厥中允執其爲世道人心憂爲唐
虞孔孟續者朝乾夕惕爲人臣者敢不以無辜
爲兢兢麟於康熙己巳筮仕於鄙下車卽長

聖宮仰瞻

勤終夕不寐隨於堂翼廡寮捐俸脩構如儀於
絲磬祝敬俎豆尊彝布設如度教諸樂舞生夏
擊嬭習如禮於是而義學之事興焉爰卜基於
東城之隅相士予直旣廩佑二起於巳巳八月
落成於十月因念師儒囊殮無所與供餼在其
中欲謀道不謀食如吾

夫子言竊有所不能於是而義學田之事舉焉爰

購得黃氏田若干畝給牛若種與佃者約每歲
可得學租若干石使師儒蠶粥無缺於戲此亦
慮始者草創之苦心也於是進師儒而誠之曰
毋不敬毋博奕飲酒毋游冶興謔毋敢以頽面
傲忤於尊長育秀儲英克襄一代文明盛事異
日者名公卿輩出熟於詩書禮樂之訓忠孝爲
先卽驚湖鹿洞揭日月而行焉端不外是孰庸

者十其勿公此日之言固皆其成者爲慶文

西

元典史稽山陶必成文

學邑人朱之環義學師文學邑人劉名堯例得
并書計學址四週及木山畝數坐落租石載糧
數目并附碑左是爲記

康熙三十年歲次辛未孟夏月穀旦知縣加級益
壽

麟撰

考猶志乘羅邑爲豫楚之交以長淮爲帶瀕水竹水
爲襟邑之南爲小黃河發源黨山東南達淮泗行旅
之往來驛遞之馳赴非橋梁則病涉也邑之南門外
舊有柴橋有明景泰初知縣劉恒以石爲梁布以大
板秋水泛漲橋易壞至 治十三年邑令楊鉞重脩
易五空爲七空去木板而環以石規模較勝於前因
改名大通橋尋復傾圮嘉靖四十年邑令張思武勸

募又脩視昔更爲完固今又百餘年矣每山水迅發
奔流衝隘日就頽壞宰斯土者大約以傳舍視之未
有能計深遠樹不拔之策以爲善後圖者然及今不
問必且倒塌無遺其不至望洋興歎者幾希歲已巳
麟承乏來茲土其都人士有爲麟言其事而又苦於
物力嗷嗷者再麟曰昔子輿非鄭是因溱洧之濟晉
武乎吳遂起富乎之築杠梁以時王政之大經也麟

雖帝未爰亦何敢以不敏辭令固貧然捐俸必自令

歲歉姑緩之越明年庚午秋始興工度材疊石視昔
有加士紳黎庶襄輸恐後凡五閱月而橋成雲構虹
舒如帶如礪今而後興者徒治庶其爲周行乎其父
老曰從來計小利者不能期遠美慎厥始者乃克令
其終以將傾之基而頓成此不朽之蹟是不可不有
以記之因爲誌有功於橋者之姓字於左

嘗

康熙三十年正月穀旦知縣加一級三韓魯麟撰

邑侯姚公賑饑碑記

徐觀階

邑舉人

吾羅之罹於災也蓋莫有奇於今日者也前已未歲
自麥熟後至六月不雨余時逐隊從令君後禱於壇
凡十餘日旱魃益虐各罷而歸至七月草木盡稿士
民呈旱狀乞達於上司發倉賑之迨春爭鬻子女溝
壑屍橫不可勝數僉謂是殲之自天非能以人力爲
令二十年罹於荒者又甚焉而幸遇我公也公於乙

亥夏蒞羅羅夙稱殘邑田墳墟少旱澇輒不登公下車卽稔利病勞撫字興百廢實政班班不可枚舉四五年間而羅大有起色矣夫何客歲戊寅春淫雨兩月不見星日田廬漂沒麥赴波濤民無以食公憫之爲緩催科及入夏大旱公率通邑士民設壇步禱不應各欲罷歸公弗許乃自科頭跣足暴露哀呼刺血書表禱益虔至七月十八日環城十里許得一漑之澤

於是羅人咸喜以爲卒不至如己未之奇者公之賜

之青者盡萎立者皆仆較已未荒更奇民知無賴皆
顛天待斃公曰吾以牧民也民之不牧我何爲哉
力圖之遂報荒狀請發倉賑復借申陽穀三千石助
之又捐俸見有菜色者輒給之不下數百金乃未踰
歲私已竭公亦多所費知不足時署篆在息遣人南
歸鬻腴產百頃糴米千五百石益之逮春還羅下賑
飢之令先邑中寒士飢者六十餘家給米與錢後於

北門外玉皇廟建粥廠憂其難理也擇役之能者數
十人給其食而任之以事憂其難辦也募饑民之壯
者百餘人炊爨而分給之憂其不齊也立號砲使遠
近各知所聚散焉憂其相雜也設籤而殊之領籤而
入繳籤而出憂男女之無別也先女而後男憂老穉
疾弱之力不支也先給於廟中聽其飽而不限於例
憂遠人之飄寓也僦構築而安之其他隨時變通之

去務胡民沾實惠而止公日至粥廠泣數行下感者

而爲豐頤廣額矣至五月麥大熟始撤鬻厥令民各
以遠近受糧而歸乃爭獻新物爲公壽涕零環拜不
能遽去事竣稽於冊全活者六千餘人至境外之持
老挈幼就食生還者亦數千八不在冊也以故無小
大男女感入肺腑歌誦之詞徧布郊野視向之爭鬻
子女屍橫溝壑者爲何如也然則天之所阨果非人
力能爲乎夫公之誠心實政如此可謂至矣羅之人

口碑載道亦可以無憾矣今且勒諸石者何也夫災
沴之奇每數十年而必一遇倘公九遷之後不幸而
復遇之使後之有志於民者仰公之德推公之所已
試其科條可不待頃而具則公之德又將在奕世矣
於是乎記

羅山書院記

河南督學院 鄒升恒

古之爲治者無地非教無人不學周禮所載自太司

考以不... 鄒大夫州長黨正... 師閭得此長皆足

古所謂鄉州以下之教蓋未暇以詳而初學之士寒
峻之徒或末由被教此亦事之似緩實急者今

天子誕敷文教加意作人於學校常制外復

命各省設立書院慎簡師儒廣行樂育而一時郡邑
之長仰承

德意各設義學以廣其澤彬彬乎誦讀之聲遍於闕
里庶幾古治復見於今焉羅山爲古中伯謝地武清

王君夔龍由覃叅軍移令於茲勸課農桑之外卽以義學爲先務凡捐資一百九十七兩有奇擇地置講堂五楹東西齋各六楹閱兩月而成求文於余以記之余奉

天子命按試至懷會晤同學邵子振飛爲余言王君之賢蓋彼地有懷仁書院振飛曾爲之師而董其事者王君也待師禮備又備置書舍今書舍無學於讀有

請聖君誠賢矣繼自今司是學者其亦仰體王君之
意教士務以實行爲先而後及於文藝於文藝務以
經學爲先而後及於制科之文於制科之文必以先
正大家爲法而後求合有司之尺度羅雖小邑士品
文風將甲於淮蔡之間庶不負王君殷殷設學之意
而於 盛世文明之治其不有助也乎
年歲在甲寅九月望日督學使者鄒升恒記

重築羅山縣城垣記

羅邑之有城也創始於前明景泰之年嗣後決於水
毀於寇圯於淫霖危興而危廢者數矣我

國家定鼎以來知縣事薛君耳李君賡明先後完繕如
初康熙甲申水復大至城於是日就頽落雍正六年
秋前 制府田公請於

朝下令所司脩舉 毋後令與尉上其費計二萬六千二

百四十餘緡公難之議以上易甄汰其費十之七

敢任更越兩載余來守汝寧 田公檄余董是役首
過其地址之窳也門之覆也名則崇墉而實則蝕竇
焉惟見羸童牧豎跳嘯于西風殘照間蓋工愈稽則
堅者日剝剝者日傾計非更新之不可而土築者易
隳石甃者工鉅鮮克兩顧則且爲之奈何不寧惟是
事倚人而集馨鼓弗勝亦藉有人焉以左右而經理
之者也余于是俯而思仰而笑曰城之剝蝕也以外

不以內我中實以土而外甃以甃土十之甃五之而
甃之甃也新與舊相錯舊三之新二之基壘而上至
女墻甃以布其巔灰以彌其罅若是者費可減而功
可成顧不得一通心彊志者來卽與謀終且爲之奈
何十年夏西蜀薛君景珏左官來豫薛先令我邑有
聲余聞其至益喜曰事集矣亟申文臺司俾赴羅偕
張丞維唐綜其事而前所議費七千餘緡者以土不

請官也。余因言羅邑錢每餼於銀民之轉與也。車和
浮其錢數易銀以納諸官官爲輦諸司今以城故司
復輦諸縣重市錢以給僱直供工費是官與民且兩
耗也。莫若令輸賦者概以錢官即以錢充役費免其
請諸司因贏費二百有餘緡更復採薪煉石銖縮而
繫裁之猶不足則益以鈞金束矢權其變以助厥成
功而新視縣事者爲王君夔龍亦賢令也。余交倚之
如車兩輪乃立餼人餼人程土功庀餼糧乃召陶人

陶人矩陰陽揣厚薄乃集繕人繕人持畚鍤陳舉獨
乃廷匠人匠人叅晝夜度步軌工善其事從獻其勤
築之坏之頽者理之隳者新之仆以起泐以續始壬
子九月迄甲寅八月甫兩載工用告竣計高一丈七
尺八寸濶可並駟趾厚一丈二尺頂厚六尺周八百
七十三丈五尺牒一千二百有奇為四門樓稱之且
遍開水涂霖潦無虞而又以城南濱新河舊者門於

大通橋之北河水貫其前形家謂維象乎文明水洩

上其圖於新今大總制王公公可其議改建如今
制去舊制九尋而遙顧行者往來必迂其途循城陰
而折趨於故徑以就所謂大通橋者無以示周行且
不勝其僕僕也余議於新門至橋所盡鏟其旁壤之
穹然委然者改築大堤以通利涉東則鑿爲汙池栽
蓮植葑俾鳧棲而魚仞庶幾哉太和翔洽之休而於
堤之西開水田以益歲入焉計堤之寬二丈有奇徧

樹檉柳之屬落其實而取其材曰是固我 總制王
公之教云爾其旁更令居民縛茆賣漿以休商旅益
復增費計二百金類得諸士民之所助云工竣余適
過其地遠矚之壁巖青霧樓絢丹霞也稍卽之隅齋
如裁形平如砥也近眎之重門四開麗譙高揭也鬱
鬱葱葱民氣恬舒堅壯完整煥乎屹若有善繼者數
十年間其無患乎余時改官津門筦漕務王薛二君

自來象而羅成始興役今遷去而工

言以垂後余曰余何記哉夫興茲大役而田畝不加
費里甲不議夫繫二三子之力可以不朽雖然莒恃
陋而不修城魯恃城而不修政春秋交譏之尤願諸
君子之母忘斯意也隨書此以勒諸石他若某某者
董事之功居多例得鐫姓名於碑之陰

昔

雍正十一年歲次甲寅秋八月河南分巡南汝道今

調直隸長蘆都轉鹽運使司運使著溪費謙流摺

忠烈郝公祠碑文

南波
光道

李慎修

思永

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仁是甚麼是人的本心是人的本性是萬古六合一人同其本心本性一著名根便毫釐千里了孔子稱微箕子齊俱是從不是立名處體勘出來如前朝末

來羅山署事的郝公瑞日那時節明運將終滄海橫

流大覆之頭豈是一木所能支郝公若苟且偷安

何身命有誰來以不忠責他卽奮不顧身為賊所
亦止自分與賤死螻蟻無異看後來要入名宦福
經屢詳屢駁何況當下那裡有爲名的想頭呢呀
乎郝公之爲不過自還本心本性在然却便是爲萬
古六合之人留得本心本性在二童子爲主損軀與
公之志正同予表而出之也是爲萬古六合之人指
點出本心本性來若說以慰忠魂便遂忘却本來面

目

五修儒學碑記

郡邑之有學宮所以崇聖教興賢德也學宮之興替
人文之盛衰兆焉羅故有學前志稱其規制材木爲
隣邑之所未有當時士出其間設巍科建殊伐者後
先炳耀美哉盛矣迨明季兵燹以還

修復雖美備已不古若而氣

象亦復
維新考諸順治康熙年間科第猶不乏人如

修門記內所稱竣工之日提音三至河

者雖云文不售時自當講求學術顧學宮實闕文運
而年久日就凋敝有心者或致疑焉甲子夏余來蒞
茲土展謁

聖廟見其殿廡卑隘垣墉頽落且諸凡甃甃參差榱桷
朽蠹戶牖不齊丹雘無色匪特昔人云消索黷胥其
氣中於人文字卽此艱疏情形亦非所以妥

先聖而示尊重也釋奠周迴心焉鬱之隨命芟其蕪蔓

丹厥繚垣以少示維新之象顧費訕無以爲舉羸計
歲乙丑會方伯趙公檄下各屬修學余乃集學博杜
君雲錦劉君制及紳士數輩謀之皆欣然樂勦厥成
分約勸募而余亦量分清俸竭力經營共得白金千
七百有奇乃卽在城紳士中擇其老成謹厚者十人
分任督理遴採大木則山獻其楨博集良工則匠呈
其技陶甃運堊旣備乃事於大成殿則堂陛尊嚴飛

簷四映也崇聖祠則朱欄青壁畫棟雲連也東西廡

其長廊修整拱列如衛也此皆撤其舊而新建之者

也他如明倫堂戟門泮橋鄉賢名宦祠尊經閣聖域
賢關宮墻丹墀亦各增重改觀光明嚴肅皆因其舊
而修飾之又於東南城巔建奎樓二重於西北義學
之上建文昌祠一所俱高敞宏壯前者如朝後者如
應夾宮墻而聳峙則又昔之所無而今爲創造以備
學宮之全制焉至學宮之中笙磬祝嘏俎豆尊彝之
屬無不陳設如式經始於丁卯之春告成於戊辰之

秋於是相與落成修明祀事社君劉君偕諸紳士揖
而前曰羅庠之不振久矣

今數十年來邑侯賢明者踵相接也覩其
規制殘闕誰無振興庠序之思率皆憚厥艱鉅付之
蒿目而已公獨不愛心力不惜重貲以成茲勝舉豈
非仰體

聖天子崇儒重道之風而大行其嘉惠人文之意與夫

有士者學也而紳學皆士士之教則草木不榮不斂矣

生不遠故道加之壁不產於培塿照乘之珠豈生

於尺澤惟夫深山大澤而神物興焉其積之者厚而
育之者深也吾羅育士之地土敞氣衰極矣公獨一

而爲深山大澤羅之人士倘猶是妄自菲薄荒其

職業枯槁沉溺於甕繩不能由宮墻美富黼黻皇猷

以發皇俎豆鐘簋之色則是育士有學而重學無士

豈公之所望於士而亦豈士之所自待以待公者哉

側聞古之人天下爲任溫飽非心處爲醇儒出爲良

臣自時厥後願與多士勵此志焉以無爲學忝亦卽
無爲公忝余聞之不勝驚且喜曰有是哉不誠善乎
夫諸士捐貲効力竭蹶以勸盛舉而又交相鼓勵期
以不負斯學者不負其身將前之掇巍科建殊伐先
昔芳踪何難復見於今日而天下且以羅庠爲士鄉
亦幾俎豆之馨聞於天鐘簾之音薦於帝余亦得附
諸君子後以與有榮施也已爰撫其巔夫漫勒爲記

光緒二十二年桂月

教習

建挹秀門碑記

羅爲豫之南境以長淮爲帶靈峰爲鎮澗水環其右
竹水繞其左中則有小黃河發源靈山由西南來蜿
蜒百里經龍山東麓而北注於城南之大通橋與西
來馬寨河合遂循城東流以會竹水而入於淮龍山
一名小羅山邑之所由名也圓秀特立雖不甚高而
四遠望之儼然蓋一方之具瞻云邑城南門相傳古

制在大通橋西以龍山爲向承其旺氣以故羅在前
代人文稱盛明末兵燹城圯人因橋便取徑直行

國初始就橋爲門當黃水之衝而置龍山於門古內
闕刺喉之橋外逆射胸之砂形家謂於文風民俗均
有不利雍正間奉 勅脩城 觀察費公稽工至邑

接士民之請求古制不獲乃塞當橋舊門而別建朝
陽門於西偏以避惡向第緣西 後過遠城內街市皆

需舍舊從新舊街居民以其不便於已也復籲

察李公重開舊門而蒙橋之名以為名曰大通門自是砂水之害依然朝陽門幾同贅設矣乾隆戊辰余與諸紳士修學既竣有以跡獲南門古制為言者余為集眾審視其處去大通舊門纔十丈許地經雨洗現古門基址宛然因基立門為坤向與龍山適相對映而外氣寬舒層層疊疊砂水旋繞在左橋亦適為關鎖又於城內正街只須循牆畧轉市肆有興而無廢於是獻卜 當事皆蒙許可 郡伯佟公登城闔

親勘二次以爲新門實勝舊向允宜遷建乃具畚鍤
程材物築之登登譙樓門禁宏麗堅壯費金二百有
奇皆取諸脩學餘貲而商民分毫無累也說者曰官
斯邑者亦因任故常已耳况非殿最所係亦奚用此
不急之務紛紛者爲也余曰嗟乎余未任斯邑羅之
人士東西南北之人耳休戚何有焉旣膺

簡命而撫之凡四履之地單赤之饑寒蓬華之利病皆

士吾民出入往來之地關闔邑文風民俗之大者乎
夫卜洛居師東西瀍澗輯民胥宇陟降嚙原凡建置
首察向背昔人所重而曰此不急之務也哉由是登
門近睇遐矚黃水屈曲而環繞龍山翠嶺而拱峙瀨
濱竹水引浩淼之清瀾鵲麓靈峰列烟霞之屏障莫
不效順爭竒環衛森列以供吐納山川之秀挹取殆
盡遂額其門曰挹秀而人之聚秀鐘靈者亦必士習
詩書蜚英勝藻民安耕鑿俗厚風淳皆於是門卜之

矣是門既定古制既復人文之盛行且駕前代而上之則今日之一閉一開皆若有數焉存乎其間而拭目觀成者應共慶其不誣也是爲記

乾隆十三年歲次戊辰孟冬月

穀旦

賜進士出身文林郎知羅山縣事加五級錦江葛全撰

關帝廟碑

黎思哲

邑貢生

夫神誠而已矣人而爲神盡誠而已矣中庸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敦倫其盡誠之大者

乎周禮大宗伯掌天神地祇人鬼之祀天地之道誠
一不二燔柴於泰壇以祀天也瘞埋於泰折以祀地
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日月寒暑莫非天也嵩華
河海莫非地也亦備禮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而人
之列於祀典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
以勞定國則祀之禦災捍患則又祀之此自古帝王
將相師儒莫不皆然而

帝君其尤大彰明較著也

帝君距今千餘年所無賢

無愚無小無大無男無女莫不尊之親之拜之祝之
是遵何道哉蓋當漢運旣衰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
迹當世彞倫攸斃於斯極矣 帝君獨以至誠無僞
扶植綱常赫赫精忠煌煌大義與天地合其德日月
合其明四時其序嵩華峙而河海流其與天地百神
同其不朽而食報無窮也不亦宜歟我

皇上崇德報功隆祀 帝君而褒封及其三世大哉

王言况其下者敢不敬乎山峽信商某等仝建 帝君

之廟於邑城之西北隅前尹路公已有文以記其嶺
末雍正七年又爲廊房八楹戲樓三楹門樓二楹宏
敞幽邃豈非仰體

聖天子崇獎忠義之至意而成此盛舉乎然余更有說
焉小信未孚神勿福也神所憑依將在德矣若惟是
巍煥以爲居金碧以爲容春秋享祀擊拳曲踞以爲
禮吾恐聰明正直之靈不卽享於茲土也凡我士民
爲子必孝爲臣必忠兄則必友弟則必恭朋友必信

蓋神之爲神也以誠而人之事神也亦以誠夫然後
民和而神降之福此幽明之故感應之理前尹言及
之而未盡者其以余言附諸他山之石可也是役工
作之數主亞之名並列在碑陰

竹香亭記

邑令廣東
樂昌縣人李滋達 曉人

余於凡物之愛皆具其意而已獨深好竹凡於山巔
水涯道傍籬落之處遇之輒徘徊不能去余家居築
韻軒軒旁有餘地盡令種竹嘗有句云恨不十年曾

擇時款不成行列蓋竹有直虛清節之頌余惟取其
野而已辛酉冬予來治羅邑路由普濟庵山僧叢書
導余少憩坐間翠陰一滴夢有蘭人客衣鬢眉皆作
碧綠色凝眸視之院中多竹以愛竹之人而居多竹
之地其爲樂也當必無央而若有淵思遐慕曰何哉
凡樂山林之樂者非飄然長往之入卽投閒歸休之
士而余非其人也境則是之人則非之物與有間矣

此而不可以洽情能相樂耶然夙好乍投瞬息間興
致溘發有不自已者於是投袂而起散步閒遊見周
垣數十丈盡植金銀牽牛薔薇之屬於坡下延覆如
翠壁內砌磚爲牡丹芍藥梅桂臺花開爛熳香色相
間又堆土爲阜取石之銳者鈍者淺者深者透者皺
者肥而坐者瘦而踞者俯者仰者列諸阜上竒狀畢
出宛若小山小山之側引水爲池池種荷花菱芡多

棗竹扶映竹雖畝許不亞睢園雅趣矣因詢僧吉誰
能爲此吉曰寺有竹久矣但蕪穢不治僧自城移錫
於此芟茅剪葛刈荆棘而除其根又漸次經營以成
此狀也余曰善哉縑衣中韻士也顧圃則佳矣惜野
艷幽香無鑑會處耳吉曰唯唯數月後構小亭旣成
索余重遊余復於政事之暇一尋賞茲菴更領取亭
中近而四時山花錯雜無間馥郁撲鼻遠而萬嶺千

山隱隱約約松濤風送翠岫雲迷晝而禽鳥上下鳴
聲嚶嚶夕而皎月旋轉清光溶溶不愁微雨送涼來
且愛竹香吹暑去優哉游哉其樂何極不禁喟然嘆
曰人之學問豈盡天縱地可治而爲遊觀學不可造
爲淵博人不可造而爲聖賢乎其蕪穢不治也猶之
才塞而頑然無知也其芟刈荒蕪而點綴花石也猶
之去其腐陳而蒐羅典實也其遠近昕夕而嘗有可

兼而不修省哉抑吾更有所屬望焉夫竹一物耳其
蕭間淡遠吾猶且愛之慕之苟吾邑有清風高節之
士與竹同爲一致則吾之愛之慕之徘徊不能去者
又當何如哉余故因亭之成而顏其額曰竹香取杜
詩意也

誦竹香亭記記

邑人

李之杜

仲閣

鄙北二三里許有普濟庵底法深嚴掃除明淨雖近

市廛如在山林西偏荒僻地修竹一帶茂密如屏幃
庵僧叢吉憐三無穢剪其蓬茅荆棘易水火而化之
築繚垣葺花砌鑿地爲池壘石爲山廣種丹藥菱荷
芭蕉薜荔等以相映襯其竹愈佳坐憇之間香風撲
面翠色濕衣清姿磊落逸致紛披 李老父母撫蒞

茲土至誠感下人和政暇因公 至庵以有斐之學
深猗猗之愛命作竹香亭以收其勝且爲之作記以

道其愛竹之由建亭之意序景物則縉藻挾華絕騷

天威雅與竹稱其始也竹美而庵之趣鍾於竹及亭
遷而竹之趣鍾於亭迨文鐫而竹與亭之趣盡會於
文矣荒涼一寺蕭蕭數竿一經品題物色維新倚歟
盛哉獨是經斯庵覽斯竹履斯亭讀斯文其情得則
異乎其淺焉者艷心於華麗習耳於脂韋見淡雅而
欲設聞命而滋懼此流俗人不足道焉者也其少
進者摧撞之後願得息機盤錯之餘思求導引對此

幽容蕭然自足諷此規戒與然自失其亦可矣而未
能得竹之佳趣文之真味也知佳趣真味者欲淨而
理明神融而氣暢因物致感觸境逢源觀亭顏之號
矐然於良楛貴賤之理惟清者香惟濁者臭誦貞珉
之論曉然於檢心修身之術自芟者治自蓄者荒履
亭如履膠庠讀記如讀箴銘留戀徘徊三顧斯竹如
瞻闕里之楷如拂潯陽之柳如對正士端人孤芳以

自賞如仰道貌仙容遺世而獨立陶陶焉文焉幾

之非白雲非孤鶴夫如是乃可以經斯庵覽斯竹履
斯亭讀斯文矣然而如此觀者宇宙亦寥濶矣卽有
之抱樸守真不時至也將毋使后皇嘉植空浮翠靄
於烟雲蓋世竒文默應鏗鏘於風雨已乎雖然有能
賞者其美固全無能賞者其美亦足竹得亭不枯寂
亭得文不固陋竹與亭與文相爲知己昔人云蘭亭
不遭右軍清湍修竹終蕪沒於空山此竹得此亭此

文才猶蘭亭之得右軍矣可與蘭亭並垂不朽

登靈山

宋趙

抃

西安人
參政謚清獻

爲愛名山好登臨
盡日曛巖幽餘暑雪
鐘冷入秋雲
篇咏惟僧助塵凡
與俗分明朝入東棹
因得識吾文

題鵲山

曾

鞏

南豐人
集賢校理

一峯孤聳勢崔嵬
秀色拖藍入酒杯
靈藥已從清露
得平湖長泛宿雲
回翰林明月舟中
過司馬虛亭竹
外開我亦退公思
蠟展會看歸路
送人來

又題鵲山亭

前人

大亭孤起壓城巔，屋角峩峩插紫烟。
灤水飛綃來野岸，鵲山浮黛入晴天。
少陵騷雅今誰和，東海風流世謾傳。
太守自吟還自笑，歸來乘月尚留連。

題大乘寺

前人

行春門外是東山，籃輦寧辭數往還。
溪畔鹿鳴人自遠，洞中花照水常閑。
樓臺勢出塵埃外，鐘鼓聲聞縹緲間。

紗閣自笑籠官偷暇日，暫攜稚子亦開顏。

義陽城裡值元宵水色梅香共寂寥不似上年燈火
邨玉人歌舞過柴橋

過大勝關

明太祖皇帝

兩山夾聳大勝關今古人民自往還澗下寒泉聲瀝
瀝路傍衰草色斑斑白雲出岫隨風舞黃葉穿林任
鳥翻美景一時觀不盡好將描入畫圖看

丙辰夏在羅喜雨一律

洪翼聖

歙縣人汝南兵巡

連日雷聲凍雨集野泉
泱漭浸平田溪鷗狎浪煙汀
沒碧樹青翠袖鮮瘠土已兼腴
土潤旱禾應共晚
禾妍停車極目周原
臚荷鋪如雲喜氣翻

其一

日出山焦后土乾
田家愴惻咽彫殘
雲飛嶽面東西
合潤沛川流浦敘漫
自此米薪無桂玉
應知雷雨灑
琅玕病侵方苦茂
陵渴喜劇頻將
四野看

其二

同沈黃遊彌陀寺

黎光祿

昌黎人見

題霸王城

鍾聲宏

真陽縣舉人

棄却咸陽戀一隅，
彈丸那可奠王居。
徒知幕外誇扛鼎，
未解橋前巧授書。
霸業已隨秦火燼，
漢基方得楚人儲。
當年劍戟森森地，
野老忘機帶雨鋤。

憇白勝寺

劉鳴瑞

邑人

風雨過蕭寺，山川憶楚風。
當年公子邑，今日梵王宮。
客下虛堂榻，僧談別院松。
何嘗携小品，跌坐問支公。

題老君洞

孫 僅

汝陽人太
子中允

雲霓衣服星斗冠古洞陰陰書掩軒萬里幾邀文帝
駕五千曾註老聃言莓苔裂雨香壇滑鈴鐸鳴風雨
蓋翻寂寂雲臺祈醮罷柳青槐綠總頽垣

九日登龍山

胡自化

邑人

九日龍山上登臨逸興幽秋聲深樹裏僕馬亂山頭
水去途應滑衣單風自颭黃昏催馬去風景卽瀛洲

悠悠澤水影，地靈老子壙。來照鶴形材，才四昔山金。
潤人家十里，海風腥金蟾。作雨浮還淺，玉螻懸崖在。
不停欲借一瓢傾，馬鬣蟠龍吹霧半濛溟。

靈岫陰雲

前人

群山我昔寄行蹤，試驗陰晴下此峰。一岫快觀天地
濶，半窓坐對画屏重。石林雲度衝人冷，藥艸春香拂
面濃。此日重來游憇處，遙憑北斗望飛鴻。

黃河秋月

前人

一泓碧玉醮山城月色纔添潑眼清沙上鳥聲驚夜
曙鏡中樹影空潭明此心光霽真無媿感興推敲若
有情獨立石橋毛骨爽十年醉夢劃然醒

淮水春瀾

前人

西山雨脚斷虹收河上驚濤蹴日浮泛泛魚舟迷釣
石飛飛沙鳥失汀洲怒風晴雪排山起沒樹寒光滿
前留誰識浩然川上興不妨倚枕漱飛流

小石門連大石門何年設險斷雲想登登路曲羊腸
遠窅窅雲深蝟甲繁江海一家飛檄罷乾坤萬古兩
門存卜居美此曾題墅何日拋官狎鳥猿

子路河清

前人

烟嵐深處窅漁歌艸色原南古此河高廟隔林鳴羽
鶴落花隨雨泛春波問津合有山靈見信宿留傳歲
紀多抵是聖賢關世教流風千古迥難磨

五城星列

張璿邑人

荒村空有五城基世異昔違事已非伯業幾消烟漢
漠金牛一去艸萋萋綺羅留作山花艷絃管翻成野
鳥啼唯有當峯清夜月至今光彩照前溪

兩寨雲霧

前人

當年用武築高原應是騎車萬象屯楊柳常垂當日
岬梅花還放舊昔村蕭條往事空遺跡突兀名山每
拂雲盛代華夷歸一統共濟禮樂自籓垣

龍光宮殿在諸天入路紅英一綫懸
石城形勢
馬葫蘆遺像說留仙幽香不斷和風度澗水長鳴作
兩傳遙望四圍如翠幄逢人指點更加觀

其二

象嶺當門隔水開無邊生色送青來蛟龍有意藏深
窟虎豹幾曾臥艸隈橋木陰生覆古殿石泉清冽入
茶杯登臨不覺日云暮立待月明恣往迴

其三

上受溪流下溢河淵源不測老龍窩兩听壁立如刀
劃匝面光瑩疑水磨但任兒童投磊塊何妨雲氣光
滂沱世人那解浮沉事一吼長飛萬里波

其四

綠樹拖雲籠暮霞中庭閒坐冷輕紗隔林衲子鳴鐘
磨坊夜更人諳鼓笳千里驅馳勤薄宦五年萍
京華淮南便是因人重未必王臣盡棄家

到半天晴色綠成園

雨民堂成

有引

薛

耳

江南武進人邑令

夏大旱值余病民情皇皇力疾泣禱時雨畫羅二
百四十里而注士民謬譏餘功喜而監旗得捍木
數百株用以建堂為禱為粟粒我生民子瞻有暇
心焉因榜曰雨民以求斯意百爾君子退思授餐
其惟念茲

山焚河坼已無民一縷心香禱百神敢道商霖醉四
事只慙堯曰負三身祝融夜半收殘火風伯朝來已
斷塵寄語瘡痍諸父老枯芽焦葉盡甦甦

其二

喜經銀漢接黃河休隴農夫競笑歌目視鴻歸琴韻
遠身隨犢卧柳陰多雲深廨宇祛煩暑雨送壺漿起
宿疴耕鑿安時皆帝力寒襦饑粟慰東坡

聖位雨頻催石磬飛鹿灑丁祀春與秋露天供玉掌
予心甚怵怵潛然難自把因捐薪俸微隨意勸輸捨
大成殿始建規模可觀也棟宇映山川秀色儼堪寫
登拜仰穰棉衣冠虔奉假昔何草萋萋今乃漸文雅
經營總在予從心造大厦向後美且都無忘開闢者
闕宮昔陸沉荆榛翳敗瓦蹶蹶周道悲憑吊千古下

修文廟

步前韻

常景星

河南新安
人署諭

高侯右經術感事獨涕灑
芟荒講冊燬春秋肅姓卑
絲竹魯恭遺頌筆莫斯
把彬蔚成大觀固陋習已拾
顧瞻几筵側文物炳如也
廢興誠在人悠然我心寫
禮貴內志重亦資外物假
從茲芹藻色泠泠振風雅
勗哉爾多士願言思廣廈
聊復裁短章爰以告來者

感應篇刻成示勸

王家澐

邑介北直高陽人

天道未常遠吾儒畏渺茫
吉凶非冥冥衾影最彰彰

非絲非練亦非烟

古

不遇川

水遠飛白浪注春田全疑激
喧晴書更喜清爭媚
遠天欲問源頭清淺處
嶸崎石磴正須緣

城墩懷古

墩西半里許土阜磚室相傳蔡狀元
墳又五里爲大勝關關北寺碑是宋

嘗物碑文有淮南道蔡在

前人

北山風起暗斜曛
浙瀝疎林敗葉紛
草徑逶迤申伯
寨花磚零落狀元墳
平疇錯繡渾餘雪
高閣凌空半

是雲却望溪流回折處飄飄鳧雁自成群

龍潭靈蹟

劉慈

邑人

老龍癡臥處養拙此靈齋秘不驚風雨幽能泣鬼神
浪潮三島月波鑑萬山春跌坐思元化含香漱碧澗

盤岫陰雲

前人

申郡奇未了高峙雪山形遠月描新黛殘處幾畫屏
人功知小虎神力賴鞭霆早慙何年事披襟墨跡

金風靜黃泥月一天水澄波鯨照星冷鑑孤蟾
易鬱飛飛影清光特特圓遙憐廣寒迥靈藥醉秋蟬

佳水春瀾

前人

桃浪來何急奔湍漲曉清烟迷垂柳弱雁渡遠沙輕
鷗鷺乘春興漁叢趁晚晴岸雲堆疊嶂會傍碧岑生

石門道險

前人

鬼斧何年鑿天然闢兩門問津終不解吾道始彌尊
老樹經新伐懸崖此舊存徘徊遠往事回首欲銷魂

子路河清

前人

河清曾可竢萬古幾滄桑
轍跡留荒艸津梁問夕陽
烟霞渾客夢雞黍亦家嘗
浮海存吾道天心正渺茫

獨山凌虛

前人

一丸仙掌美種杏說當昔沃野春風靜
迴流夜月茸茸芳艸發靄靄碧嵐垂
月上東山好嶺光

龍崗擁翠

前人

題修城碑

李廣明

邑令福建
侯官人

治國無小備弛則懼王公守國習坎是固復隍有戒
為宗子慮咏彼幽風憂我陰雨維此鄙塞楚豫扼險
滄桑既更困于兵燹苗莠不薶鋌急而逃東郊鼠碩
王室魚勞萍號為虐凌我郭郭三版既沉百堵俱削
予適驅車零雨載途荒垣游鹿廢堞啼鳥乃詎乃咨
率眾以籲爰勸爰勞鼓其疲弱群公賜助示以身先

且勤教誠奉以周旋乘農之隙偈衆之協遐邇子來
抃度維捷非惟督之申言慰之非惟勞之汜布濩之
冬陽載曦冰釋土滋龜手勿藥安厥胼胝役不淹旬
厥庸炳煥建威銷萌詎惟壯觀粉雉峩峩丹樓如霞
武備旣飭文德允嘉凡此城功成于衆志勉茲一日
爲百世利室家旣寧民社攸寄 聖世金湯最哉

吏

落成昔已有文備書因
民勸石以紀再請故題

萬峯迷向背如送復如迎
水力能浮石山光解起晴
採茶人去寂對酒月來清
總是荒涼盡靈湫蹟更未

右龍潭
靈蹟

遠樹影微茫陰晴變不常
春雲歸岫冷曉日到山墻
生面從人賞慈心卽景傷
桑麻原沃野兵後盡成荒

右靈岫

陰雲

滄桑河不改秋月照迤清
橋影雙龍繞沙空一島鳴

孤城回客夢遠樹送商聲銀漢情無極寒荒夜夜明

右黃河

秋月

聖澤春無極淮河日夜流水將山染秀草點岸容幽
柳浪隨風褶蘆洲挾雨浮漁人行獨早打網五更頭

右淮水

春瀾

石門一宿覺出處已分明行矣存斯道傷哉問竝耕
禽魚雖異性雞黍尙多情濟勝吾徒在相將險亦平

右石門

烟霞誰負僻日月自無私千古悠悠意問津知來知

右子路

河清

雲表一峰明凌虛倚太清日光供蕩漾月色焰晶瑩
呼吸通三島廻翔顧五城只緣身獨立不覺萬山平

右獨山

凌虛

蔚藍天一色非地亦非山却道蒼龍偃更疑青鳥還
火將紅藥點曉倩綠雪鬢農事藍輿了家家雞犬聞

右龍岡

擁翠

羅山八景

步前韻

李賡明

邑令福建侯官人

鴻濛留一壑靈氣自相迎
潭黑常疑雨雲昏不辨晴
水因浮石幻山爲蟄龍
清枯寂高僧老不知人世更

右龍潭

靈蹟

雲蒸天自雨出岫豈無常
花發春恒早山深暑亦涼
懷人皆惆悵世獨悲傷
具爲霖忘何難遍八荒

右靈岫

險

蒼茫通野色虛白起秋聲夾岸霜林樹颼颼響到明

石黃河

秋月

桃花淮上水新漲逐波流芳草無人堪看箇

之

看雲祛幻妄聽鳥說漚浮暝色歸樵影肯肯古渡頭

右淮水

春瀾

晨門具隻眼一問自分明莫說夷兼險如何鑿與阱
輒環非得已辟世若爲情慨論滔滔者中心覺未平

右石門
道險

悠悠千古後猶記問津
肯不解其何以空勞說
且而諸賢惟獨善至聖
本無私欲待河清日河
清未可知

右子路
河清

突兀成孤秀
滂濛迨太清
路從烟裏斷
花向海中生
雲物書青島
霞標俯赤城
忽然成一氣
風雨萬山平

右獨山
凌虛

右龍崗
翠

羅山八景 步前韻

孫子起

孝廉所
入

一 渺不測波與月相迎
月色澄宵碧波光弄曉晴
幽靈如可探俗慮一爲清
茲是丹 勝何知桑海更

右龍潭

靈蹟

送目極蒼茫雲容迥異常
峰危連雨暗洞窅通秋涼
野客成孤徑窮遊易感傷
重陰何日霽猶見月荒蕪

右靈岫
陰雲

河浸月逾冷月明河更清
那堪霜雁噤忍聽草蟲鳴
逆旅無端夢孤城徹夜聲
難凭高枕臥肯剔短檠明

右蕙蕩

秋月

淮水分凋栢依城日夜流
春來千漲集晚去一帆幽
雁倦排三鷗閒狎浪浮野
懷無可寄取醉臥沙頭

右淮水

廣潤

一
月
不
有
曾
師
弟
難
容
楚
並
耕

右石門
遺蹟

茫茫何處濟俯首問津
昔入眼皆徒與傷心
聽已而
林泉後兩傲天地
豈吾私定有河清
日昔人固未知

子路
河清

噴天半削一徑逼空青
鳥道衝烟杳嵐光點
電聲遙碧落遠影下
荒城試足千尋上方
知霄漢

石門山

遺蹟

詩

六

遼綿亘百里佳氣鬱浮山到水還疑斷凌霄更欲
迴翔均有致粧點各成製應得神明宰琴書儘日

山城如斗大面面挹奇峯遠近雲移迥高低樹影重
遙青依繡榻分紫護花封誰落琴堂事呼童急早春

右萬山

拱翠

官寒神自淡白水可旌心有興聊呼酒忘情漫撫琴
是山皆蒼嚮無身不懷音到處冷然善六通清復深

右六水

環朝

湖湘渺可接佳氣入依稀西楚雄風在南州雅道依

功名元直謝心華
孔明遺不盡英雄思
秋雲望落暉

右秀接

湖湘

古道留顏色
高風陳汝間
葛陂原幻蹟
桑落自高山
臥治長孺穎
藏名叔度閒
佳人虛谷杳
誰與濟皆難

右雄連

陳汝

五城灰劫後
衰艸覆荒基
霸業矢千簇
斜陽酒一卮
金牛山漠漠
白馬黍離離
俯仰憑今古
興亡盡是非

右五城

看移書... 此手... 山從樓一凡泥可封
儂花開玉藥靈艸削芙蓉特愛寒齋外栽栽百尺松

右三關
鼎分

巨斧何年事開山峙石門盤旋拖兩脚屈曲抱雲根
竹密常依母草深時護蓀葛蘿松柏上纏繞不知恩

右二門
天造

山窟疑路盡兩寨欲穿雲雞犬空中影桑麻世外聞
竹籬編綠雪茅屋飲青雯薇蕨伊蒲供往還聊自群

右兩寨

雲霧

新增八景 步前韻

李賡明

邑令福建侯官人

豈是醉翁治環滁列萬峯長淮清滾滾阨塞險重重
鄙俗新鴻集男邦舊葉封相期耕鑿穩帝力付高春

右萬山

拱翠

朝宗形勝地山水結遐心敢謂鳧飛錦相將鶴伴琴
沙汀留斷靄風憫送餘音遠岫孤帆外漁歌入樹深

右六水

懷人古道在感事素心違極目登臨處樓高敞夕暉

右秀接

湖相

申子遺風在雷九伯仲間地靈全繞水天寶衆多山
政拙民無擾庭清官自閒瘡痍看漸起刊用歎維艱

右雄連

陳汝

古蹟如壑聚相傳霸業基悲涼詩幾首憑弔酒千卮
野徑烟開合苔痕雨陸離卽今深草裏猶卧舊時碑

右五城
星列

一夫當虎豹談笑過狂鋒鼎足真堪峙泥丸不用封
影涵青菡萏氣度紫芙蓉爲愛寒流石濤聲冷萬松

右三關
鼎分

一線開重險層巒啟二門巉巖通石罅鑿削斷雲俱
林木四山葉芳薌滿路蓀今茲行邁者未識化

右二門
天造

新崖分翠色聯影出高雲用武何年事遊兵在

右雨寨

雲齊

新增八景

步前韻

孫子起

秀廉
滿溪人

翠城方百里圍合抱奇峰爽氣浮
杯動妍光到檻重
層層函盡意面面韶花封應接無
從暇高烟閣晚春

古萬山

拱翠

一窠依雙鳥水壺貯素心高山懸古榻
流水上清琴
有令懷孤調無人不賞音汪洋長不盡
解澤已深深

右六水
朝宗

猶見規模壯何嗟桑柘稀中州雲外盡西楚漢濱依
文物當年盛車書總不違登樓憑眺遠湘水映斜暉

右秀接
湖湘

關地從申伯風流在此間清評留月旦仰止有高山
星野分餘軫山川不等閒况逢經濟手談笑掠嘗餐

右雄連
陳汝

當年獨騎也一片草萊基痛哭千關流虜

右五城
星列

穆陵摧勁敵函谷閉強鋒天險旣已設泥丸何處封
望中躡虎豹天半削芙蓉謾謾濤聲合寒流千樹松

右三關
擇時

楚江開一線禹力劈天門何知茲地軸亦是鑿雲根
兩後木爲耳霜餘草覆蓀萌生皆有意造化不言恩

右二門天造○江上有天門山天門鑿斷
楚江開見唐詩三四句唐人亦有此體

空中成世界來往但披雲井竈空丹藥晨昏燒紫雲
神仙天外近雞犬世間聞多少桃源別署從此入群

右兩寨
雲齊

龍潭靈蹟

採奇乘暇日躡屐少逢迎
邃壑能藏雨重巒不覺晴
蟄龍千歲隱仙梵一聲清
似得桃源意寧知晉魏更
靈岫陰雲

亦知蒼白異變態自無常
磴險千人廢山深六月涼
爲霖憑爾祝苦旱獨予傷
暝色何朝暮歸樵徑欲荒
黃河秋月

銀漢分流處誰云不易清汀花綠露白堤樹入秋鳴
遠近浮漁火高低落鴈聲山城一片月天水快同明

淮水春瀾

聞道台簪水桃花湧上流瀾翻催浪疾曲折遶城幽
傍檻纓堪濯依沙鷺暗浮忘機有漁父薄醉臥船頭

石門道險

栖栖寧得已可否豈難明憫世勞環轍逃形逐耦耕
雙門何日闢一宿占人情選勝尋奇蹟嶮崎未易平

昔賢會過此惆悵問津時所向誰知己相逢尚遠而
乾坤猶有憾山水自無私及過河清日前人苦未知
獨山菱虛

芙蓉天外插一氣接虛清積雪千林滄歸雲萬壑
嶢嶢峻遠岫突兀孤城不沙丹境何年遂向
龍崗擁翠

紆延聯地軸如阜亦如山倦羽飛難到游龍懶未還

曉烟浮翠帶暮雨濕雲鬟
濟勝情何極籃輿盡日閒

遙題太平冲山莊

劉夢興

漳州守
本色人

綠樹陰陰草色萋平田漠漠野雲低
山扉不扃無鷺大近局相招有隻鷄
檻外垂楊拖霽景宅邊流水注春畦
何時竹徑蓬門下一老臨風獨杖藜

遙題龍池寺

前人

家山儘有佳山水絕勝龍池寺
擅塲雪浪初小春茗

燕仙岩曉眺夏露涼秋潭月上禽魚靜
冬嶺風寒杉

逢題東山敞廬

前人

一枝亭畔木犀香
高枕南窗曉夢長
近浦晴沙邀夜月
小山芳草坐斜陽
烟波十畝知魚樂
醅醖千巡任酒狂
極好水邊林下日
云何三徑久荒涼

雨夜思歸

前人

高樓兀坐思紛紛
風雨凄清靜夜聞
無可奈何雙料酒
幾時歸去一溪雲
青山自冠烟霞侶
翠嶺蒼蒼農

此群最是先人
壠在墓田久已廢耕耜

咏沮溺耦耕處

前人

空山闕無人平野連雲樹一水自潺湲相傳問津處
蕭蕭車馬客滾滾風塵路二叟出田間鋤耨不違顏
置尼乃執輿仲由前致語首問及長沮非意逢
桀溺亦奇人中懷遞傾吐避世曰能賢避人

餘然荷蕩翁幾溪僧相如出處各有爲聖哲期成務
賢哉接輿狂鳳兮表深慕

偕友重遊龍池山寺

徐白植

貢生
邑人

三十餘年曾負笈同人載酒又重過若崖瘦茗猶堪
摘古壁殘詩尚未忘葱鬱松杉含暴雨參差樓閣隱
懸蘿山僧舊識今寺幾梵唄聞聽增感何

二月望日同楚友何孟瑚登馬鞍山

劉其錫

進士
本邑人

天馬孤峰雲外看，春風縹緲笑顏歡。
山開四面芙蓉障，片躡千尋鳥道盤。
煉石鑿空餘舊堞，窮源酌飲俯危湍。
臨不盡，低徊意楚客狂吟，夕照殘。

登東林寺圍山與友人卜居約 前人

薄霧輕風拂藜杖，看山携友繞溪濱。
孤峰天際星河動，幽徑花開耳目新。
卜築偶然非避世，覓隣今復快
無人百年花苜蓿，華易瞬息鶯啼二月春。

尋孟嘉故宅

卷之三

邑中有高士千載仍卓越生願識其人沒亦慕其宇
相傳龍山麓在昔棲高潔寒烟榛莽中覓之杏不得
荒墟獨憑弔醜酒長歌發萬年清者儔風流難磨滅
俯仰古今來又况爲聖哲所以士君子妍媸當自別
君看桓宣武爾時何烈烈桓能駕馭卿名乃汗簡箭

龍山行

明清
白吏劉

容

本邑人

城南有山古稱龍峻嶒碧漢甲諸峯西環九曲明秋
水東引雙輪掛赭桐翠壁風含芝草香白雲時見錦
屏張楚嶂接天天垂畫淮水護郭如金湯元帝靈光
射星斗殿閣參差瓚瓊玖上搏白鶴鳴九霄下有神
龍蟠兩肘曾聞佳節值重陽司馬桓溫興欲狂暫停
軍旅開樽俎翠管銀箏雜羽商參軍萬年最豪宕一

飲百杯無計量風吹落帽不自知
嘲成滿座懽聲益
千年景象只依然昔日英雄委逝川
百萬貔貅不復
再百丈崔巍鎖暮烟留得芳名傳我邑
但逢九日諸
賢集共喜登高陟絕頂浩歌酣飲聯篇什
石菊騰芬
琥珀紅絳袋菜萁泛不窮太平歲月干戈熄
何必東
山問謝公杯盤狼籍明月上寒雁聲高悲角壯
策馬
肩輿各促歸明年此會知何狀

羅山有水名龍池皆云有物龍爲之一深黑不見

底神靈出沒多迷離崖穴天成非斧鑿週遭茗芽香
痕薄細甲修鱗不敢爭疾風怪雨有時作人言此龍
不得時我言此龍善藏機迅雷突震誰驚覺天矯雲
中露頭角

羅山八景

用題韻按八景詩自當刻劃題目不得泛賦此山此水

龍潭靈蹟

邑人

李之杜

仲閒

差我歷亂午烟封嚴護靈潭臥老龍
眇爾永收千壑

注湛然不納一礪攻白雲斷續通天漢清響鏗鉤叶
寺鐘長此蟄藏耽歲月甘霖何日慰三農

靈岫陰雲

名山何事獨稱靈不比他山作幻形蒼靄朝騰濡縠
谷甘霖夕注滿溪町薰蒸早入三農眼頒布先傾百
室聽全鄙含哺憑吐納漫言煙景賽丹青

黃河秋月

紛紛紅葉點黃河日入還將皎止歌霜露澄寒收

馬水天渾合並蟻如千家烟火溶溶色萬里蒼空穆
穆波不識雙輪平較量一時光彩落誰多

淮水春瀾

原山委海撫高安春到淮濱早入瀾遲日鎔漸歸浩
蕩和風釀雨漲汀灘浪翻晴雪閃魚弄濺轉飛花舞
燕搏跌坐芳崖經眼醉柳陰深處見漁竿

石門道險

五丁重見劈雲根豫楚全籍一戶存鳥道臨溪森磊

石樞行傍麓拂榛繁聖賢底事經還宿天地爲心險
亦原足跡幾隨塵世沒如看豹佩對晨門

子路河清

藐矣尼山問竝耕榛苓繫念逐芳名四圍疊嶂堪圖
畫一縷安流好濯纓豈爲隱淪澄垢淖竝非道德發
精瑩河神應恚當年事永教凝眸徹底清

獨山凌虛

匝面平疇遠距山孤峯峽起插雲間鷓鳴林也剝驚神

幻鴈度蒼空，碍往還萬井桑麻。經眼盡八方險易，入
心閒。何時獨立曼巔上，一附飛龍沛澤頒。

龍岡擁翠

山城佳氣鬱龍岡，闔外高攤薜荔牆。遠映晴空浸巖
黠，近沉碧浪染金湯。爽紅叅合三春色，菊蘂薰蒸九
月香。千載風流吹帽事，時來詩酒步遺芳。

並頭紅菊

江蘇葛馭肇武

西流大火釀繁華，垂露英英景物賒。三徑秋光圍絳

雪重陽雨氣點丹砂映籬雙影迷殘照泛酒同心照
晚霞充得餽糧休乞食從今處士欲餐花

三穗白菊

前人

秋冷西郊菊蓋肥兩絲風影共依依光連洛下吟詩
社色映江州送酒衣荒徑忽驚珠樹細虎溪錯認頂
花微滿頭欲插休辭却好助吳霜點鬢稀

續志告成賦懷

李之杜

抱孫高歌幾度春條逢修纂備諏詢胸漸班馬英

少日懷樵張謏妄長詩取便便緣信古蒐羅炳炳
描真志成一向蒼天讀浩蕩襟懷未有垠



命上下數百年間其祥瑞不數數見卽白鳩巢
泉出又云孝感所至皆一寒之瑞也至于水火兵
戎則紛紛簡牘中豈天之斲于兆休而侈于徵咎
也耶若夫鼓吹休明憂思危亂不無藉于藝文也
而取之以終邑乘不特土地錢穀之書而先後諸
君子且燒炳數代沐浴于風雅矣

[The main body of the page contains several horizontal lines, likely representing text or a table. The text is extremely faint and illegible due to the quality of the scan. The lines are roughly parallel and span most of the page width.]

一邑猶一身也惟心主之心之所尚注而
爲志心之所久誌而不能釋者亦此志也
便於民卽便於邑者如身之有深嗜篤好
莫釋必多方以致之而後卽安邑之中有
卽害於邑者如身之有痰疾沈疴也晝夜
多方以去之而後卽安其所以致之去之
求哉昔之人固有養生之要訣瘳疾之良

於書以心相告也竊讀汝陽舊志序邑令
曰沃土十之三墊土十之七歲一不稔而
庸人爲梟噬至厓天子蒿目憂嗟嗟盍一
也故必以墊土之三抵沃土之一以著爲
讀本邑舊志序前令襄陵李公道其脩
葺建置諸條不煩躊躇而已攷據精核獨
田賦廼閉閣投牘等之數日而後一如汝
令甲蓋惟恐後代侵漁者之去其籍以禱

河而予以篤好也竊計承乏茲邑已歷一
三載皆旱何也蓋縣田獨宜稻稻獨宜水
傾瀉壤性羸踈無以爲蓄亦計故十日不
不信有如蘇文忠公所言者幸蒙我

皇上睿慮遠周浚恤民隱盡蠲明年豫土之全
歡呼萬歲始有生氣此誠破格非常之

特恩千載而一遇者也下邑小臣何敢不豫

以期母復爲

天子憂因思民之無積貯以備荒者以田不足也羅田居山麓壤雜砂礫幾與石田等必易而地力始齊倘歲歲而耕之則所獲不且山域不通舟楫金貴穀賤卽屢豐亦一值災荒無惑乎塗載孳矣嗟嗟是非已復舊制以裕民不足以起沈疴而復元備防鄰制復著令甲以絕猾吏之亂法

效靈生齒蕃輯家室和平耕鑿樂爲輪輓絃誦應
乎鳴琴處多良士出多良臣昔賢昔詰並垂奕禩
之芳型顧不休哉而要非起沈疴而予以篤好未
易臻此惟以膜外視之則以膜外置之耳誠痲瘵
于一身則肢體髮膚何一忍其毀傷且進而敬用
其五事卽一身之肅貌又言徧徵爲一邑之時兩
時賜古人豈欺我乎至于下之奉上如手足之戴

頭目上之使下如肩之使臂臂之使指其效又不
足言矣 麟也心知其然而恒慮其不克卽然敬以
望之後之君子

皆

康熙三十一年十月長至日知縣加一級三韓魯 麟謹識於志後

增補羅山縣志跋

範圍天地主宰萬物莫大於道
川流路岐條分縷晰莫精於義
發微闡幽醒蚩喚聵莫要於言
考古知今彰善杜惡莫昭於志
是故義者道之分也言者義之

宣也志者言之切也志患所言

不當耳苟當矣便批卻導窾洋

洋洒洒以達之析義在此明道

在此瞻前顧後嚚嚚不吐何爲

哉雖然難言之鄭志自明治

以來經纂續以順治己亥爲

集大成明志不可睹矣巳亥志
猶於紳士家得其佚本經緯明
備辭章典贍今之序論十其六
七也康熙辛未志以前志尚有
清晰未足之失將諸目利病諄
切言之是矣然或以牽合反隣

於支離者有之作志顧不難哉
余觀善爲志者其引稱也質而
不諛確而不膚要而不迂不護
過不避嫌其敷陳也鑿鑿然如
分白黑如指掌列眉雖根以溫
厚和平之旨而必無格格不達

之病夫如是乃可以垂訓示戒
矣蓋志之體有三以齊物者尚
其類無失之畧也以行遠者尚
其文無失之俚也以維世者尚
其公無失之溷也三者備矣謂
之有體鄆志自剏始迄今每經

校讐必多所損益大率歷久加
巖變而稱上亦其時勢使然也
語曰山以累而高水以積而深
藝以經歷而精準古作範後人
不得專其功踵事增華前人不
羅其美蓋作志之難如此而

乃易而讀之亦惑乎夫儒
曰尚論古人雖遙遙百世以上
猶有嘿然會超然得者彼其能
以身體之以心驗之也今雖時
其時人其人事其事不將此身
此心一體驗之無怪其耳食之

矣夫苟不視爲紙上無補之空
談則有護之之法在吏治之判
判於鷄鳴建置之隳隳於尋尺
慎之慎之其機在微選舉之貴
貴於樹勲人物之崇宗於七德
勉之勉之其趨在大氣運之

盛於民數民數之盈盈於惠郵
釐之剔之其權在宜志不盡言
言不盡舉類而推之化而裁之
其識在通反之當躬準之時事
欣欣者幾何泫泫者幾何各隨
乃分殫乃心竭乃力如是以讀

則既讀之後與未讀之先吾知其必有異也不然而志在目中身在局外於其中是非得失若仰浮雲瞻海市渺乎其不相屬也志亦多事矣踈密又奚論哉昔石勒聽漢書驚喜交集陶淵

明讀山海經胸次悠然宋太
閱太平御覽開卷有益此事之
當法者朱子曰凡讀書須思量
此言要他何用此言之足繹者
余於斯志亦云

賜同進士出身文林郎知羅山

縣事錦江葛基跋

